

# 檐上鸽鸣伴流年

○丁展

小区后方,立着一座老旧的水泥仓库。仓库顶上,小舅爷亲手搭的鸽子棚格外显眼。棚子看着简陋,却透着满满的生活气。

我打小就爱跟在小舅爷屁股后头,是他“忠实的小跟班”。但其实说起养鸽子,我不过是个凑热闹的门外汉。小舅爷平日里做点小买卖,余下的所有时间,都花在照料他那群“宝贝疙瘩”上了。

仓库对面正好是老姨家,他每天都先绕到那儿,摸出老姨家后门那扇磨得发亮的小马扎坐下,点上一根烟。烟还没抽两口,老姨妈准会端着泡好的热茶出来,他接过来随手往脚边一放,眼睛早就黏在了仓库顶上——就等着第一只鸽子探出头来呢。

说起二十多年前那场赛鸽比赛,我到今天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比赛前一天下午,赛事方的取鸽车刚停在小区门口,小舅爷就从店里赶了回来。那是他头一回参加这种比赛,提前半天就开始忙活,精心挑出五六羽良种赛鸽,一只一只小心翼翼地装进了参赛笼。

比赛当天,我放学刚拐进小区,就看见小舅爷坐在老姨家门口的小马扎上,没抽烟,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纸条,眼睛时不时往天上瞟。屋顶鸽棚里的鸽子咕咕叫着,他却像完全没听见,满脑子都是那几羽参赛的鸽子。他的心就像悬在半空的风筝,随着天色慢慢暗下来,愈发忐忑不安,连指尖都轻轻绷着发紧。

夕阳的余晖铺满院子,给这满是紧张的氛围镀上了一层暖金色,可小舅爷的目光,自始至终都没离开过天空。突然他“嘿”的一下站起身,我顺着他盯着的方向望过去,远处天边果然飘着一个小小的灰点,正直冲冲往我们这边飞。那是归巢的信使啊!快飞到仓库顶时,那灰点猛地收拢翅膀,稳稳落在了降落台上。

不等我反应过来,小舅爷扭头就往仓库墙边的铁梯爬,铁梯被他

踩得“噔噔”响,像急急敲起了鼓。等我喘着气跟着爬上屋顶,他已经把那只先归巢的鸽子捧在手里,正熟练地取下它脚上的足环。

“快,快!先去报到!”他把那只还带着鸽子体温的足环往我手里一塞,自己捏着那张写满信息的登记条,转身就往楼下冲,没几步就蹿出了我的视线。

“快!念号码!”人还在楼下,喊声先飘了上来。我攥紧那个小小的铝环,跟着往楼下跑,心也跟着慌慌地跳起来。老姨家的电话在客厅,他冲进去一把抓起听筒,手指已经飞快拨起了号码。

我赶紧把足环号码报给他“200410-130236!”,他立刻对着话筒重复,声音又急又亮:“报到!200410-130236!对,就是200410-130236!”脖子上的青筋都绷了起来。

挂了电话,他长长吐出一口气,这才发现手背不知道什么时候

被划了道血印,随手往裤子上一抹就过去了。就在这时候,天上又陆续出现了几个黑点,扑棱棱相继落在仓库顶上。他刚舒展一瞬的眉头立刻又绷紧了,“快,上屋顶!”新一轮的忙碌又开始了……

后来,小舅爷骑摩托车不小心摔断了腿。伤还没好利落,他就拄着拐,一步一步往铁楼梯那儿挪。老姨妈在楼下看着,想说他两句,张了张嘴,最后只化作一声叹息,转身进屋,又给他续上了一杯热茶。

如今,他上下楼比从前慢了许多,可喂鸽子一天都没落下过。只是坐在小马扎上歇气的时间更长了,那根拐杖,就静静靠在老姨家的门边。

那群鸽子依旧每天在小区上空打着圈,翅膀扇着风,在空中写下灵动的诗行。小舅爷就坐在那儿,仰着头望着。有时候看得入了神,连手里的茶都忘了喝。

那只磨得发亮的马扎,门边靠着的拐杖,还有水泥地上被茶杯底经年累月磨出的圆印子,都静静陪着他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

发自内心的至诚热爱。

当代书坛存在的矛盾是:一方面,这是书法被当成“纯艺术”的时代;另一方面,这也是功利化极强的时代。在这样的大势下,对于书法的思考极为关键。虽然我们极其热爱书法,但我们的人生,并不能只有书法。作者观古思今、以古鉴今的提倡极为值得称道。遥望汉代,对于书法的狂热程度与今天的盛况相仿佛,当时的“无人不草书”和今天的“人人都是书法家”,皆处于狂热的局面。有鉴于此,郭彤彤重新对赵壹的《非草书》加以分析,期望能够引以为戒,让书法回到该有的位置,不能单独抽象出来只谈书法。

郭彤彤这本“书法史”,带给读者的更多是感悟、领悟和悟道。很多书法相关的问题并没有答案,有时也不需要答案,个性化思考最重要。在这样一个短视频极为猖獗的时代,为流量而博眼球而不惜一切的时代,浅阅读甚至不读书的时代,热爱书法却极为功利的时代——作者示范了一种个人化的方式——如何让自己更好地沉潜,去阅读、去思考,从而真正确立了这本书的价值,以及重要的溢出价值。

鱼,既是家庭餐桌上的日常美味,也是大宴宾客时不可或缺的硬菜。这不仅因为鱼肉鲜美,更因“鱼”谐音“余”“裕”,暗含年年有余、岁岁富裕的吉祥寓意。各地宴席素有“无酒不成礼仪,无鱼不成席”的说法,酒与鱼因此成了宴请宾客的标配:席上缺了鱼,总觉得少了主打的风味;没了酒——无论是自酿的苞谷酒还是甜米酒——总得有一杯在手才尽兴,不然总觉得少了点说不清的滋味,吃得不够痛快。往往推杯换盏、酒酣耳热之际,鱼才会作为压轴菜登场,撑起整场宴席的脸面。

我从小就爱吃鱼,煎、炸、炖无一不爱,最惦记的还是母亲做的鱼火锅。从我记事起,每逢过节母亲都会给我们做鱼吃。那时候南江河里钱鱼很多,快做饭的时候父亲和哥哥去河边转一圈,背篓里就能装回半篓鱼。姐姐们熟练地剖鱼洗净,母亲再在厨房里把鱼分成两盘:大鱼归一盘,小鱼放另一盘,撒上盐、花椒和料酒腌制,之后给小鱼裹上薄薄一层淀粉放进油锅炸,顷刻之间,难以言说的鱼香就漫满了整个屋子,飘到整个院子。大鱼则切段或是片成鱼片,熬上一锅酸辣汤底放在火炉上,边煮边吃,鱼吃完了还能再加豆腐白菜接着涮。对那时年幼的我们来说,鱼就是天底下最美味的吃食,每次吃到最后,总会把这一锅连汤带料吃个底朝天。那美妙的滋味我到现在都念念不忘:又脆又香的炸小鱼,酸香辣鲜带着微麻的鱼火锅,这些鲜活的味,永远定格在我快乐幸福的童年记忆里。

小时候物资匮乏,很少能吃到肉,但河湾里的鱼多得吃不完,想吃了提上竹篓去捞就能带回一盆,时间充裕的话,甚至还能捉到娃娃鱼(大鲵)。南江河原本是条很美的河,那时河水清澈见底,坐在岸边,鱼儿会游过来啃我们的脚丫,还能看见水草丛生,满眼碧绿,各种各样的鱼在水草间悠闲穿梭:钱鱼、红尾鱼、鲢鱼都在明处游,娃娃鱼和棒棒鱼则喜欢躲在大石头底下,时不时还有鱼蹿出水面呼吸,搅起一圈圈浪花。最常见的是鲫鱼,我们那里俗称“白巴子”,肉质口感厚比不上南江特产的钱鱼,但味道也很不错。可后来,日子一天天过去,南江河再也没有往日的清澈,鱼也越来越少,母亲年纪也大了,我们再想吃到小时候那股熟悉的味道,大概只能在梦里了。

后来有一年冬天,我去安康开会,老同学说好久没见,约我小聚,地点定在江边渔家吃火锅。“江边渔家”这个名字听着就动人,听着江水滔滔,围着火锅慢煮,想想就觉得浪漫又温暖。我如约赴宴,果然和想象中一样惬意:临江整面都是落地玻璃,能看见汉江水缓缓流淌,安澜楼气势恢宏地立在江对岸,菜还没上,心情已经舒畅起来。我们先吃着水果小吃闲话家常,没过多久一股浓香飘过来,鱼火锅端上桌了。只见汤色乳白泛着微红,清亮鲜亮,香气扑鼻,用的是汉江特有的黄辣丁,肉质细腻,鲜嫩爽滑,入口十分可口。不知不觉间,我们四个女士居然吃掉了八斤鱼,还添了不少蔬菜,最后还吃了甜点香蕉酥。反正鱼肉多蛋白,也不用担心长胖,我们就痛痛快快地吃了,居然找回了学生时代的感觉:大家抢着吃,没人挑挑拣拣,有得吃就开心得不得了,更何况这天的鱼火锅本来就格外美味,越煮越香,吃着吃着,我居然尝出了几分当年母亲做的味道。

除了小时候母亲在大铁炉上煮的鱼火锅让我一直心心念念,从安康回去之后,江边渔家的鱼火锅也让我回味了好久,可自己在家怎么都做不出那个味道。我让同学帮我买几包店家的底料,同学说底料不外售,于是我们又去吃了一顿,顺便向店家请教做法。服务员介绍说,这是店里独家研制的配方,做起来分好几个步骤:先加适量盐、料酒、姜片、葱节、花椒、干淀粉,把鱼抓匀腌制半小时;再把菜籽油烧热后关火,倒入干辣椒和花椒炒香,接着用猪油爆香老姜片和蒜,加大葱头加水熬汤,汤底要多熬一阵才能出香味,最后把腌好的鱼放进汤里煮熟就能上桌了。我照着配方在家试做,可还是没有那天吃的香。我估摸着这位服务员只告诉了我们这道鱼火锅的基础做法,核心的秘方想来是不便外传的。也只能罢了,打算下次再到安康,再去江边的渔家亲口尝尝这道让我念念不忘的美味鱼火锅。

## 念念不忘汉江鱼

○杜韦慰

# 笔墨何以见山河

○薛元明

因朋友力荐,近期得读《笔墨山河》这部书法断代史。若说这是一部书法史著作,以我浅见,其侧重宏观视野,且带有“英雄史观”色彩——此“英雄”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,而是强调书法在每个特定时代,都需要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关键人物。关于这部书法史的评价,与其说它是在“说史”,不如说是在“说事”“说理”“说道”。

很多人可能忽视了一点,本书书名所揭示的要旨在于:“笔墨”揭示了个人心性,而“山河”则代表天地万物,所揭示的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。尽管今天已经身处电子化、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时代,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,依然极为重要。

作者郭彤彤与我同属“70后”,因此有着相近的社会成长经历与时代体验。

这本书最令我共鸣之处,在于它对书法的神性与人性等问题

的关注——这些恰恰也是我长期思索的方向。郭彤彤能写出这样一部独特的书法史,源于他自身的诸多特质:他有家学渊源,原籍河南、出身陕西,两地皆与书法有着深厚渊源;从其书斋“摘星楼”的名号,可窥见他的想象力、个人理想与志趣,以及对民间身份的坚持。这些看似平常的要素,最终形成的“合力”,让他得以跳出书法专业的窠臼,形成与众不同的思考视角。郭彤彤博览群书,《荀子》《淮南子》等古籍中的细节,都被他挖掘出来,以书学为出发点,延伸至文学、人学层面,发人深省。

从仓颉到王羲之,这一断代非常有意思。仓颉是汉字之始,王羲之是书法自觉时代的开始。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堆砌史料——不能不说,目前很多所谓的“书法史”专著,基本上大差不差、陈陈相因,就是史料的罗列,不忍卒读,

不仅没有独特的体系,更缺少深入思考。本书的角度堪称“刁钻”,举一个简单的例子:在甲骨文阐述一节中,以王懿荣的绝命书为切入点,铺陈有关人生、人性的思考,从而使得书法史研究有了新的思考点,强调以“关键人物”为中心——甲骨文的中心,不仅仅在于众多“无名氏”,而是涵盖王懿荣、刘鹗等人,才有了从甲骨文到“甲骨学”的升华。

不仅如此,郭彤彤对仓颉、扬雄、许慎,乃至萧何、李斯、程邈等世人熟知的人物的分析,始终保持“不断重新问题化”的态度。尤其在强调“字为心画”时,他指出:“书写”与“书法”的区别,不仅在于实用与艺术的分野,更在于前者往往忽视了整体性——正如“日凿一窍,七日而浑沌死”所喻,分科、分工对书法的伤害之深,作者在书中反复叩问。读懂这些,便不难理解郭彤彤对书法

人物

# 黄庆标:在守正创新中探索岭南画派的当代传承

○杨俊

在岭南画派“折中中西、融汇古今”的百年文脉中,当代传承者正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代的命题。广州三多轩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、澳门画院副院长黄庆标(艺名:黄鹤峰)不仅承袭了“黎家山水”的笔力与气韵,更在艺术创作与文化传播的交汇处,探索出一条融合守正与创新的实践路径。他指出:“中国画的传承,绝非对前辈技法的简单复制,而是要在理解其精神内核的基础上,让笔墨与当代人的审美、情感乃至时代精神共振。”

黄庆标师承岭南画派代表性人物黎雄才先生,深得“黎家山水”的真传。他回忆:“黎老常言‘笔笔要有出处,处处要有生机’,这既是对传统功底的严格要求,也是对写生与创造的永恒呼唤。”黄庆标在其代表作《春归放筏》中,以金粉点染岭南春色,既保留了传统山水画的清旷之气,又通过金粉的巧妙运用赋予画面以光影感与象征意味。有评论者认为,该作以新材料、新手法隐喻岭南精神,颇



黄庆标

具代表性。而在《江山赋》中,他笔力雄健,焦墨运用老辣道劲,松树疏密有致,整幅作品气韵流动,既见传统功力,又显现代构成意识。

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,黄庆标强调,“系统性的艺术修养”是支撑个人风格走向成熟的基石。“在我跟随黎老学画的过程中,他不仅教我如何用笔、用墨,更引导我从书法、诗词乃至西洋绘画中汲取养分。”他以此为例解释道,“这意味着,一幅山水画的背后,是创作者对传统技法的系统掌握、对自然意境的深刻体悟,以及对不同艺术语言融合能力的综合体现。我的书法创作中融入了瘦金体的骨力

与自然意趣,花鸟、草虫的涉猎则让我在山水中更善于处理细节与生机的关系,这些都是系统性训练与广泛修养结出的果实。”

谈及中国画在当下的发展方向,黄庆标指出,其创作与传播正从“个体表达”向“多元融合”演进。“未来的中国画,不仅要在宣纸与水墨之间守住东方美学的根本,还要善于借助新的平台、新的载体与更广泛的受众对话。”他创办了大型私立艺术馆,推动岭南画派在海内外的展览与交流,并因突出的文化贡献获得“2024年度中国书画艺术传承贡献奖”。在他看来,艺术家的使命不止于画室内的创作,更在于通过学术研究、公共教育与品牌运营,让传统艺术在当代社会获得持久的生命力。

面对AI生成艺术、数字媒介等新趋势,黄庆标持开放而审慎的态度。他认为:“新技术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与传播方式,但艺术的灵魂依然在于创作者的人文修养与情感投射。”他参

与了《中国画传统形态的现代转型》等学术著作的编撰工作,并在《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》期刊发表论文《岭南画派传承中的技法创新与文化传播研究》,从学理层面探讨传统画派如何在技法迭代与文化传播中保持活力。他坚信:“我们要做的,是在坚守笔墨精神的前提下,主动拥抱时代赋予的新可能。”

“归根结底,艺术创作的终极价值,在于触动人心、传递文化、回应时代。”黄庆标总结道,“它体现在一笔一墨的锤炼中,也体现在对岭南画派精神的持续阐发与传播中。作为传承者,我的使命是以扎实的功底、开放的视野和严谨的治艺态度,将前辈的衣钵转化为属于这个时代的艺术语言。未来的竞争,将是‘文化融合能力’的竞争,谁能在守正的基础上,将传统技法、人文精神、当代审美与跨文化传播能力无缝整合,谁才能真正在下一个时代的艺术版图占据一席之地。”